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airiti Library

單子、褶曲與全球化：人文學科再造的省思

Monad and Fold: Rejuvenating the Humanit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doi:10.6637/CWLQ.2003.32(6).111-137

中外文學, 32(6), 2003

作者/Author： 邱漢平(Han-Ping Chiu)

頁數/Page： 111-13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3/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637/CWLQ.2003.32(6).111-13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最完整的學術整合查詢平台—華藝線上圖書館 ●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 Find more academic articles on Airiti Library

airiti

單子、褶曲與全球化：人文學科再造的省思

邱　漢　平

摘　要

本論文從單子及褶曲的角度，探討在跨國企業及資訊電腦網路帶來的全球化現象裡，人的處境及人文學科遭到的衝擊，並嘗試提出人文學科再造之道。人文學科建立在什麼是人的概念上，但在全球化情境下，有關人的概念起了急遽變化，人文學科也日趨邊緣化。本論文分別檢驗華勒斯坦、羅柏森、紀登斯、哈維、莎絲基雅・薩森及阿帕杜萊等人的全球化論點，再以萊布尼茲的單子論，以及班雅明與德勒茲據此所發展出來的理論架構，對上述學者的論點進行分析批判。單子及褶曲應用在全球化研究上，有甚多獨到的優點，包括在混亂中找尋秩序、打破以人作爲理論框架之侷限性、找到同一範疇內的各種存在可能。

關鍵詞：單子（monad），全球化（globalization），人文學科（humanities），褶曲（fold），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德勒茲（Gilles Deleuze），人本主義（humanism），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離散公共領域（diasporic public sphere），現代性（modernity），莎絲基雅・薩森（Saskia Sassen）

---

* 本文 92 年 9 月 7 日收件；92 年 9 月 28 日審查通過。

編按：本篇論文原發表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辦之「第一屆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airiti

一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其廣爲流傳的文章，〈後現代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提到在資本跨國流竄、資訊電腦網路全球串聯的情境下，個人淹沒在鋪天蓋地的資訊中，失去認知環境全貌的能力（cognitive mapping），連帶著也喪失從歷史獲得洞見的可能。在〈緬懷現在〉（"Nostalgia for the Present"）一文裡，詹明信闡釋人在後現代情境下的迷惘程度，「對自己及所處時空的看法，最終可能與實際情況完全無關」（256）。詹明信在這兩篇文章的論點，有兩點引人注目之處：其一是否定人能與四面八方蜂湧而來的資訊保持「批判的距離」（critical distance），因而失去從遭到消音的歷史翻轉現況的可能；另一則爲生活世界（life world）與系統（systems）之間的差距加速擴大，人對於自身及所處環境的看法，如果放在跨國企業及資訊電腦網路等當代歷史動力所在的情境下，最終可能證明是錯誤的認知（false consciousness），與潮流走向大相逕庭。人在後現代情境下認知能力薄弱，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資訊時招架乏力，相較於啓蒙運動時期被奉爲真理最後仲裁者的地位，其間的差距實不可以道里計。當時，人不僅冠上理性（rational）與一貫（unified）等封號，而且具有踐履目標的行動力（efficacious），儼然爲全能、自主、理性的主體。如果與遠古時期（antiquity）或前現代（pre-modern period）相較，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無法從生命獲得意義的當代人，顯然失去盧卡契（Georg Lukacs）在其名著《小說理論》（*The Theory of the Novel*）裡所提人與自然及週遭環境的裡外密切契合，因此無法如當時一樣，「人每一個行動都具有意義」（29），也失去以上帝爲源頭的絕對真理及相互依存的秩序鍊（the chain of being），無法「保有與宇宙秩序的和諧關係」（Tillyard 16）。

與人的處境亦步亦趨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今昔之間也有著天壤之別。人文學科日益式微，原因固然很多，[1]但跨國企業及資訊電腦網路帶來

---

[1] 人文學科日益邊緣化，常被舉出的原因很多，包括實證科學文化的興起、工業科技蓬勃發展、窄化的專業領域及因之而造成傳統學門的細分、科技掛帥心態的形成、強調管理與實用導向的教育模式等。

airiti

的全球化現象，無疑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人文學科建立在「什麼是人」的概念上，相關學門皆緊繞著人、人的文化與人的價值，其源流雖多而龐雜，但均強調人的可塑性及人文學科的陶冶之功。[2]不論是儒家典籍及其所提示的修齊治平之道，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禮儀書（courtesy book）標榜的「塑造紳士或高貴的人」（to fashion a gentleman or noble person），[3]或西方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強調的教育與成長，都指向人文學科立基的一項前提：陶冶之功可以塑造必要的心靈態度與品質。但心靈的必要態度與品質究竟是什麼？在全球化與後現代情境中，其與整體社會運作所需的知識關係如何？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後現代情境：知識現況報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裡指出，陶冶個人性靈的知識將「日益過時，且每況愈下」（4），因爲這類無法電腦化的知識會日益邊緣化或遭到淘汰，得勢的將是整個社會運轉所需的實用知識，也就是說，「知識脫離其擁有者而徹底外緣化」（4），沒有陶冶之功。在《司法遊戲》（*Just Gaming*）裡，李歐塔提到，在西方傳統中，規範論述（prescriptive discourse）一向均以理論論述（theoretical discourse）爲基礎，如基督教認爲公理必須符合上帝之道，馬克思主義認爲社會正義必須符合生產情況，但在後現代情境下，規範論述與理論論述之間的關聯已不復存在。放在全球化架構下，時空重組與擺脫情境（disembedding）的機制，一方面匯聚源頭各異卻相互競爭的專業知識系統，導致知識失去絕對權威，任何論述均無法享有無可撼動的理論地位；另一方面，全球化所仰賴的現代性，「以適合其原動力的方式創造行動環境」（Giddens, *Modernity* 8），排拒與其運作邏輯不同的成份，其模式宛

---

[2] 歐洲的人本主義者，英國的摩爾（Sir Thomas More）、荷蘭的伊瑞斯默思（Desiderius Erasmus）和義大利的米蘭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都強調經典作品對健全人格養成之重要性。

[3] 以十六世紀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爲例，這是英國從封建制度走向君主集權的時期，也是人本主義（humanism）崛起的時候，從此開啓漫長的教化過程（civilizing process）。在封建時期雄霸各地采邑（fief）的領主，在君主集權時期成爲伊麗莎白女王的朝臣（courtier），必須放棄原先的率性，學習臣子對待主上應有之禮節。於是，當時出現了許多禮儀書（courtesy book，courtesy 源自 court）。史賓瑟（Edmund Spenser）撰寫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即爲一本禮儀書，標榜要灌輸六種美德：「聖潔、克制、貞節、友善、公正與禮貌」。教化過程除了強調美德的養成外，還戒掉率性而爲的舉止，如隨地吐痰等不雅動作，從此西方人逐漸脫離自然純真，在人本主義的傳統下，被塑造成有教養且易於統治（governable）的子民。

airiti

如有陶冶之功的知識因無法電腦化而不再生產。當個人的生活環境與現代性創造的行動環境無法相容時，生活中的道德問題將因爲結構性的因素而陷入錯綜無解；當各種價值體系糾葛並置時，單一體系的絕對權威性已難以樹立。在這種情況下，人文學科的陶冶之功如何發揮，又如何塑造必要的心靈態度與品質，就難免要受到強烈質疑了。

人文學科需要再造，方能拾回往日引領時代脈動的風華。正如本文先前所提，人文學科建構在什麼是人的概念上，且主要是植基於人文學者認定的人的概念上。但在全球化的情境下，有關人的概念起了急遽變化。從某個角度而言，人文學門當今處於劣勢，泰半是因爲人文學者對人的認定與當今歷史動力所在之領域有嚴重落差。因此，探討人文學科在新情境下的可能走向，就不能再將目光侷限在傳統人文學者的觀點上，必須正視跨國企業和資訊社會的特質，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全球化現象。這些領域是當前歷史動力之所在，對人類文明必將留下深遠影響，其有關人的觀點，人文學科不能再加漠視，必須設法從其中找尋再造的線索，並思索人文研究的新方法。放在跨國公司及資訊電腦網路等情境下，人文傳統裡的人正迅速解體，人綜攬全局的能力顯然不再，以人類感官爲知識源頭或美學基礎的觀點也失去效度。在《德意志哀劇之起源》（*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裡，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即質疑人本主義（humanism）以人作爲認知的單元，「我們假設相同實體與徹底真實的存在，稱其爲人本主義，好似一個活生生的個體」（40）。班雅明在〈機器複製時代的藝術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裡指出，不以人爲衡酌標準時，可以釋放出很多的可能性。他並以舞台劇及電影這兩種表演藝術爲例，說明電影擺脫以人爲中心的演出方式後，透過攝影，可以呈現「原作裡無法爲肉眼觸及的那些層面，卻可以爲能任意調整及選擇角度的鏡頭所捕捉。借助某些諸如放大或慢動作等方法，攝影複製可以捕捉自然視力錯失的影像」（220）。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達里（Felix Guattari）在合著的《反伊底帕斯》（*Anti-Oedipus*）裡，以米紹（Henri Michaux）的精神分裂桌（schizophrenic table）爲例，闡釋擺脫人的價值體系與思維後得以迸現的許多嶄新組合可能。這些相關的論點，在探討人文學科如何再造時，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班雅明、德勒茲與瓜達里在表達不以人爲衡酌標準時，背後的理念都緣自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有關單子（monad）的概念。單

airiti

子是構成一切實體的最小物質，其指涉的對象，上自上帝，其次爲人，下至只有吸引及排斥作用（attraction and repulsion）的砂粒單子，透過單子可以把整個宇宙的一切都串聯起來。不同單子之間以清晰再現區（zone of clarity）的大小區分，「每一個單子都含糊地包含其他所有的一切」（Benjamin, *Origin* 47）。單子雖非萊布尼茲首創，但一般均從他的哲學體系理解，班雅明與德勒茲分別從他的單子論進一步闡發。班雅明在處理諷喻（allegory）、翻譯、歷史、街上群眾（crowds）、流行文化及其他議題時，都曾以單子作爲探討的基礎，並以碎片與單子交換使用的方式，來突顯物體失去生命及意義的非人本主義思維，打破「好似一個活生生個體」的框架。德勒茲除了在與瓜達里合著的多本書籍中引用單子概念，如《反伊底帕斯》裡完整個體（full object）裂解爲部分個體（partial object），在《褶曲：萊布尼茲與巴洛克》（*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裡，還從萊布尼茲單子論衍生出褶曲（fold）概念，[4] 指向單一物體無限細分後呈現的嶄新現象。跨國企業的主要特色，來自資本流動不受國界限制及大批勞動人口跨國就業，擺脫原本受限（embed）在某一國家或地區的運作格局，而在另一個場域與從世界各地裂解而出的成份重新組合。數位化、網路系統及電子媒體的盛行，使得公、私領域的活動進一步脫離國家的控制，在政治光譜上有新的組合，塑造有別於一國之內的跨國倫理議題。跨國企業及資訊社會所形成的全球化現象，打破原先的有機體存在模式，而從歷史背景及時空座標裂解而出，以碎片之姿在其他場域重新組合。本論文擬從班雅明與德勒茲有關單子和褶曲的論點，探討全球化情境下碎片自原有時空裂解並重新組合，對人的意涵爲何，尤其是對人文學科再造的可能啓發爲何。

一

探討全球化的形成及其影響，就不能忽略跨國企業及資訊電腦網路等當代歷史動力所在的領域。兩個領域之間並非截然劃分，而是彼此交互影響，

---

[4] 德勒茲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有甚多是與瓜達里合作的成果，但也有不少是他單獨掛名，不過很難斷言係獨立完成，沒有受到兩人思考相互激盪的影響。爲了行文簡潔，文章中概以德勒茲稱呼兩人合作或德勒茲獨立完成的作品。

airiti

處處可見兩者相互拉抬的痕跡，寖寖然蔚爲一股所向披靡的主導力量。早期的全球化理論，是以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現代世界體系」（Modern World System）及卡斯德爾士（Manuel Castells）的「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爲基礎，而這些論點則分別建立在跨國經濟及資訊電腦網路上。

在資本主義的演進過程中，跨國公司從早期在一個以上的國家設分公司以促進行銷（這階段的跨國公司稱爲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演變爲全球生產分工（這時的跨國公司稱爲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最後則朝著「虛擬公司」（virtual corporations）的方向轉變，公司的空間位置越來越難以判定。資訊電腦網路在其間所發揮的作用，清晰可見，因爲沒有這些電子化設施就不可能有跨國企業。隨著公司的全球化，商品也穿越國界日益全球化，不同國家的消費文化與產品風格因此得以直接接觸並列。在商品全球流動的同時，文化意含與態度也跟著傳遍世界各地。經過複雜的吸收與挪用過程，「曾經專屬某一國家的符號，可能變成多元文化現象」（Poster 103）。同時，人員流動較前大爲頻繁，許多人基於政治、經濟或其他理由，跨越國界暫時或永遠移居他國。越來越多國家的人口，由不同的文化、族群與種族混合而成。正如人類學家勞思（Roger Rouse）所言：「我們住在一個混亂的世界，一個由經濟交錯、意義系統混雜、身分碎裂等現象所構成的世界。突然間，令人欣慰的現代意象，如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與國家語言、凝聚的大眾與一致的主體、支配的中心與偏遠的邊緣，顯得再也不搭調了」（8）。如果形塑公民所倚仗的就是這些穩定的現代意象，而人文學門則爲塑造並反映這些相互關聯意象的主要媒介，那麼在一個界限模糊、己方與他者比鄰雜處、不同價值體系與生活方式交融混雜的世界，國家該如何界定其公民應具有那些特質呢？人文學科又該以何種面目出現且如何扮演其角色？

資訊電腦網路使得這些問題更形複雜。無遠弗屆的通訊設備，從最早期的電信及配備海底電纜的電話系統，接著的電視及其採用的人造衛星科技，現在的網際網路（Internet）結合以前所有的通訊系統，以嶄新的方式大幅擴增通訊的能量與速度，並將這些系統與數位化電腦設施加以整併，整個世界已被蛛網般密佈的通訊系統層層串聯起來。資訊電腦網路幾乎同步收傳訊息的功能，打破空間距離造成的阻隔，讓散居世界各地的人士，能不受國界的羈絆，油然興起天涯若比鄰的感覺。網際網路的一項重要特色，就是擺脫中

airiti

央控制（decentralization），讓使用者得以不受「監督」（surveillance）[5]的進行「互動式」通訊。此外，網際網路上的數位化資訊，由於能夠無限地免費提供完美複製，已對類比媒介系統（analogue media system）所強調的文物原件概念產生衝擊，進而削弱個人對國家的可能認同感。根據莫力（David Morley）與羅賓思（Kevin Robins）的研究，民族國家之所以能夠「召喚」（interpellate）個人的認同，完全來自類比媒介系統。[6]電子媒體與網際網路結合，來自四面八方的影像與訊息，分散的資訊來源，進一步降低民族國家形塑人民文化與身分認同的能力。發達的資訊電腦網路，與跨國企業及其帶動的種種現象，彼此相互激盪，衍生出全球化的各類議題。

全球化的趨勢最早引起注意，始於一九六〇年代，這時資本生產日益倚重跨國公司，越來越多的市場需常態性地跨越民族國家的疆界進行（Jay 34）。奠定全球化研究基礎的華勒斯坦，提出「現代世界體系」的概念，從他認爲在十六世紀時已出現的「商品連鎖」（commodity chain），闡釋世界經濟如何由早先存在於歐洲的社會分工與生產連結，逐步擴充到全球各地。「商品連鎖由特殊、連結的生產過程組成，其連結使大量的盈餘得以累積，且相當程度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裡」（*Essential* 121）。華勒斯坦認爲，商品連鎖比國家經濟早出現，且只有在結合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跨邦體系（interstate system）建立後才可能存在，主權國家也是在跨邦體系確立後才出現，受到這個體系的形塑影響，如國家主權及司法管轄權需要他國承認，就是跨邦體系存在的佐證。「正如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從原先的歐洲地盤擴充到全球，跨邦體系的疆域也是如此」（*Essential* 121）。華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概念，有幾點值得關注之處：（一）這個體系一旦確立，其基本結構對含納在

---

5 「監督」讓人聯想到「全視監獄」（panopticon），這種在十八世紀人本主義思想高張時出現的監獄，自單一地點即可窺見內部的一切。由於行動全在監視之中，囚犯的舉止受到約束，雖未見酷刑加身，仍能內化獄中的規定。推而廣之，全視監獄監督的概念，成爲西方國家社會運作的模式，人民內化政府的規定，國家則給予人民較大的自由。紀登斯認爲全球化與現代性密切相關，其列舉的理由即爲民族國家主要係透過監督與軍隊現代化而大幅提升行政能力，以及民族國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基礎獲得鞏固。

6 可能的原因，是「國家法律要能控制文化（智慧財產權），就必須有實體存在的原件，無法輕易複製」（Poster 104）。進一步推論，國家要形塑人民的文化與身分認同，需要借重無法輕易複製的原件，如此方有強制性存在，一種無法跨越原件的強制性。可以無限完美複製的文物，則缺少這種強制性，因爲原件與複製的區別並不存在。

airiti

內的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如國家、無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等，就開始深化及擴大其影響；（二）各個領域之間，相互關聯，無法自成獨立體系；（三）「現代科學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且一直倚賴著它」（*End* 140）；（四）全球化是長期發展的結果，宛如從橡實（acorn）到橡樹，從萌芽到開花結果，並非一時迸發的現象。

羅柏森（Roland Robertson）的全球化觀點，介於華勒斯坦的系統論與紀登斯的現代化理論之間。羅柏森堅持，「全球化不應該與含糊界定的現代性畫上等號，或視爲其直接結果」（8）。他也把全球化視爲長期的演變，並將其過程分爲五階段，從 1400 年至 1750 年的萌芽階段，到最後階段的太空探測及跨越國界的社群意識日益濃厚。對他而言，「全球化這個概念，是指世界壓縮（compression of the world）及天下一家的感覺增強了」（8）。但從他把全球化的萌芽階段由十六世紀提早到 1400 年，可看出他對華勒斯坦世界體系概念的一些質疑。羅柏森認爲，華勒斯坦的目光完全放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卻忽略更早的發展及這些發展對體系形成的塑造作用。他也質疑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太偏一方，未能正視「從社群過渡到社會」（the *Gemeinschaft* to *Gesellschaft* problematic）隱含的意義，一味以日益普及的體系形成，來沖淡現代性的概念。「在華勒斯坦的心目中，資本主義隨著體系的發展而茁壯，社會因其在世界體系的分工位置而跟著擴大扮演在全球體系的角色。政治與軍事關係順著更根本的經濟關係所顯現的方向發展，而文化，包括宗教，大致是從屬現象。但文化在華勒斯坦的著作中不是不重要，因爲它常以微妙方式支持日益擴大的世界體系」（15）。羅柏森認爲，這些論點都流於片面。

紀登斯則把全球化視爲現代性的結果，企圖由前現代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鉅變，也就是從社群（*Gemeinschaft*）轉化爲社會（*Gesellschaft*）所呈現的斷裂，來解釋全球化現象，與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形成強烈對比。紀登斯認爲，現代性具有時間與空間分離、擺脫情境機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及體制性反思（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等三項主要特色。每一種文化都以某些特殊方式呈現時間與空間，即使在前現代情境裡，時間與空間也透過坐落的地方而聯結起來，但在現代社會裡，機器計時器、全球標準時區、舉世一致的曆法與世界通用的地圖，整個情境因素不見了，導致時間與空間的空洞化。與此密切關聯的是擺脫情境機制，「社會關係從在地的框架跳脫出來，

airiti

穿越時空重新顯現」（*Modernity* 18），具有標準價值而得以在許多場合交易的「象徵性標記」（symbolic tokens），如金錢，以及專業知識的效度不限於特定執業者及客戶之「專家體系」（expert systems），如醫生及工程師，是紀登斯眼中的兩種擺脫情境機制。時空的空洞化與擺脫情境的機制相互結合，使得社會生活無法固定在預先設定的概念與做法上，必須在面對四面八方蜂湧而來的資訊與選擇時，不斷從其中找到判斷的邏輯，這就是紀登斯視爲現代性第三個主要特色的反思。[7]在高度工業化、合理化與商品化的當代世界，「相隔遙遠的地區串聯起來了，在地發生的事得以受到遠方事件的影響，反過來也一樣」（*Consequences* 64）。「立即的電子通訊，不僅是新聞或資訊傳遞的速度更快而已，它的存在根本改變我們生活的質地，貧富都一樣。當曼德拉的影像可能讓我們覺得比隔壁鄰居的臉孔更熟悉時，我們日常經驗的本質已經改變了」（*Runaway World* 29-30）。對紀登斯而言，全球化就是普世社會關係的增強，一種因爲時空轉變與擺脫情境而帶來的現象，不論是跨國企業把世界變成商品、勞工及資本的單一平台，或資訊電腦網路跨越時空傳送影像，其背後都依循這個邏輯。然而，當個人的生涯越來越脫離親族鄰里及居住土地的影響，而日益成爲反思判斷之後的選擇，這種轉變對人的身分認同會產生何種衝擊呢？

相較於紀登斯視全球化爲現代性的延伸，哈維（David Harvey）則堅持全球化與現代性的徹底決裂，認爲全球化與後現代情境密不可分。哈維有關全球化的觀點，植基於機械化與科技進步對時空概念帶來的衝擊，越來越精密的輪船、火車、汽車和飛機，不斷降低空間對於時間的壓縮（constraints），隨著往返時間的持續下降，邊界的阻隔不見了，國界加速開放流通促成經濟與文化的全球化。哈維指出，近年來快速增加的電子通訊設施，尤其是網際

---

[7] 反思的概念，源自康德（Immanuel Kant）的反思判斷（reflective judgment）。在美學的範疇中，康德提出兩種判斷，除反思判斷外，另一種爲裁定判斷（determinate judgment）。裁定判斷是根據預定的原則作判斷，也就是把特例放進普世的原則中檢驗（to subsume the particular under the universal），而反思判斷則必須經由反思找到判斷的原則，不是根據普世法則或固定的原則作判斷。雷希（Scott Lash）認爲，康德在《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裡提出的這兩種批判，裁定判斷受到矚目，成爲大家習知的現代性，飽受後現代理論家的攻擊，而反思判斷卻遭到忽略，殊爲可惜，應該發展爲第二現代性（*Another Modernity A Different Rationality* 2-4）。貝克（Ulrich Beck）、紀登斯及雷希在合著的《反思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裡，也提到類似概念。

airiti

網路，使得散居各地的人幾乎得以立即接觸，商業交易也可以全球進行，進一步消除國界構成的障礙，時間與空間的不連續性徹底瓦解了。哈維從空間障礙的降低或消失，切入脫離情境而重新組合的議題。「隨著空間的阻隔減少後，我們對世界各地的風土人物，敏銳度大爲增強。彈性累積（flexible accumulation）[8]的典型做法，是運用範圍廣泛的地理環境，把這些似乎依附情境的要素，按照新的結構邏輯重新組合」（294）。擺脫情境的機制，也顯現在速度增快後的商品邏輯，「即刻」（instantaneity）與「用完即丟」（disposability），「把價值、生活方式、穩定關係，對物體、建築、地方及人的眷戀，以及爲人處事的常規，都可以拋棄」（286）。廣告促銷的影像，已不再以說明事實爲目標，爲了刺激消費慾望，可以使用一些與產品未必有關的影像。由於科技的進步，現在可以相當容易地製造模擬品（simulacrum）般的影像，原件與複製品的差別幾乎已無法辨識。瞬間即逝（ephemerality）、脫離情境、幾可亂真的影像，哈維未如紀登斯般提出反思的概念，而採用詹明信的「精神分裂面向」，來說明身處其中的人如何喪失連結時間框架的能力，現在、過去與未來已如無所不在的影像般雜然並陳，難以辨識。

在探討跨國企業與資訊電腦網路聯手造成的影響時，莎絲基雅・薩森（Saskia Sassen）鎖定的議題與上述四位理論家有極大差異。她從經濟全球化體系下扮演角色的「演員」（actor）面向，也就是能發揮作用的單元，來測度新情境下的運作機制，因而選定「全球化城市」（global city）與「經濟公民身份」（economic citizenship）。薩森在《全球化及其不滿》（*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裡指出，從世界經濟體系來看待城市，一方面使整體國家經濟得以細分爲許多「次國家單元」（subnational components），另一方面可以顯示，近年來在面對全球化時，國家經濟作爲統一單元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跨國企業與資訊電腦網路促成世界經濟體系的崛起，但也鬆動國家對全球化城市的掌控，「經濟全球化的動力把許多地方串聯起來」（xx），讓它們的經濟活動不再侷限於國家的範疇內。薩森在《失控中？全球化時代的主權》（*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裡，挑選經濟公民身份作爲探討經濟全球化所帶來衝擊之「策略研究地點與銜接處」（38），

---

[8] 彈性累積是哈維所創的術語，指的是一種與僵硬的福特主義（Fordism）直接打對台的管理方式，強調工作程序、勞工市場、產品、消費型態的彈性（147）。

以解構屬於個人的公民身份。經濟公民身份「不屬於公民，而屬於公司和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其寄身處不在個人，不在公民，而在全球經濟演員」（41），全球的角色使它們擁有公民對國家所沒有的影響力。薩森挑選的兩個「策略研究地點與銜接處」，一個是從國家裂解出來的全球化城市，一個是超越個人的經濟公民身份，經濟全球化的動力在其間發揮的切割與串聯作用，歷歷在目。重要的是，整體固然可以無限切割，但碎塊也會組合，而且是以某種連結發揮功用，單獨的碎塊不是扮演角色的「演員」。全球化城市是一種組合，經濟公民身份也是一種組合，組合是動力加諸的結果。作爲世界經濟體系的一環，全球化城市所承受的力道，使其運作模式偏向經濟公民身份，因此它的「政治體系與修辭，僅能代表、維護轄區內的跨國公司菁英」（*Globalization* xx），卻忽略許多實際參與工作的弱勢者，[9]如自他國移入的勞動人口或世代定居的低收入戶。薩森觀察到的全球化城市，除了醒目的企業文化及建築外，「來自世界各地龐大數量的文化，每一種都植基於一個特別的國家、城鎮或鄉村，現在在一些單一地區重新集結（reterritorialized）」（xxxi）。隨著大批外來人口的移入，許多不同的文化也跟著進入城市，全球化的意識濃厚了。

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在鋪陳他的「離散公共領域」（diasporic public sphere）全球化概念時，列舉三個例子：德國境內的土耳其臨時工人在他們的德國公寓內觀看土耳其電影、在費城的韓國人透過衛星轉播觀看一九八八年的漢城奧運、芝加哥的巴基斯坦計程車司機聆聽巴基斯坦清真寺的佈道錄音。三批移居國外的人，透過無所不在的電子媒體，觀看母國的文化、體育或宗教活動。阿帕杜萊稱這是「移動意象（moving images）與脫離疆域的閱聽者（deterritorialized viewers）相遇，創造離散公共領域」（4）。從薩森視爲全球化城市裡的弱勢工作者，到阿帕杜萊離散公共領域裡脫離疆域的閱聽人，大批移居國外的人士，從電子媒體迅速傳遞的遠方訊息與影像，利用其與日常生活之差異而激發的想像，創造自我形塑、自我成就的機會，開拓一個有別於經濟全球化體系下資源與空間分配弱勢者的角色。離散公共領域標

---

[9] 全球化城市爲了吸引資本流入，興建跨國菁英所需的大批設施，如機場、林蔭大道、辦公大樓、五星級飯店、高爾夫球場或其他休閒遊樂設施，因而迫使大批低收入戶遷出世代居住的地區，引發的議題包括居住權，甚或工作權等。

airiti

舉大規模移民與電子媒體爲兩大要件，它們影響到現代主體構成要素的「想像活動」（the work of the imagination），想像是集體行爲且具踐履能力，有別於無法產生作用且僅止於個人的幻想（fantasy）。阿帕杜萊用「群體」（sodalities）來稱呼觀看電子媒體的集體經驗所產生的共同感覺，這種跨越國界且容易變換組合的群體，一如碎塊必須組合，才能發揮「情境差異」（situated difference）的作用，而非個別的「本質」（substance）。電子媒體立即傳遞的遠方影像，可能與日常習見的景物有明顯斷裂，引發的想像，或可提供移民決定行止的參考，或留存在閱聽者記憶中成爲影響決定的「戲碼」（repertoire）。「曾經像精靈般被禁錮於某種地區性瓶子的族群，現在已蔚爲一股全球的力量，在國與國，邊界與邊界之間，不斷穿梭進出其隙縫」（41），無法輕易納入地區或國家範圍內。阿帕杜萊稱這些國際流動人口爲「移動文本」（text-in-motion），他們或出入價值體系極端歧異複雜的地區，可能引發魯西迪（Salman Rushdie）文本遇到的西方與回教文化之衝突，或像班雅明的說書人（storyteller）將遠方訊息帶回家鄉。當移動人口與電子媒體互爲背景，兩種斷裂且互動不穩定的面向，各有其必須接受的限制與誘因，在互爲限制與範圍時，相互激盪的結果就是阿帕杜萊所說的「重疊」（overlapping）及「碎形」（fractal）。[10]在建構可以探討斷裂的基本架構時，阿帕杜萊雖建議從移民景觀（ethnoscape）、媒體景觀（mediascape）、科技景觀（technoscape）、財經景觀（financescape）及理念景觀（ideoscape）[11]等全球文化流動五面向著手，卻突顯移動人口及電子媒體的相關景觀，從「預設」（pre-given）的角度企圖彰顯它們的主導地位。

三

跨國企業、資訊社會及因此而形成的全球化現象，對何謂人產生極爲深

---

10 碎形是數學術語，一種曲線或曲面，由連續細分的某種重複過程所產生出來。此術語由法國數學家 Denoit Mandelbrot（1924～）所創。

11 在說明這五個景觀的語尾詞時，阿帕杜萊強調，"-scape"讓人聯想到 landscapes 之「流動、不規則形狀」，用以描述國際資金與國際服飾風格之變動，皆一體適用。此外，加上這個語尾詞可以顯示，這些術語並非陳述客觀關係，不是從各個角度觀看都一樣，而是深受角度影響的建構，不同「演員」之歷史、語言與政治立場，都會對其產生微妙影響（33）。

airiti

遠的影響。從先前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國家「召喚」個人成爲身份與文化認同之所寄的公民，其能力已隨著中央控制、監督、國家主權及穩固疆界遭到各式各樣侵蝕而降低，阿帕杜萊甚至直指民族國家已走向窮途末路，華勒斯坦認爲世界體系比民族國家先存在且繼續對其形塑、左右。我們也發現，個人熟悉的傳統及環境，隨著世界體系、現代性、後現代情境、經濟全球化或離散公共領域的到來，而開始發生變化。華勒斯坦稱世界體系一旦確立，其基本結構對含納在內的一切傳統及環境，開始深化及擴大影響；紀登斯從時間與空間的空洞化，談到擺脫情境機制，以及個人因此而面對的體制性反思；哈維談到瞬間即逝、擺脫情境及幾可亂真的影像，身處其間使人喪失連結時間框架的能力；薩森的全球化城市遍佈企業大樓、外來人口及不同文化；阿帕杜萊的移動人口與電子媒體，脫離固有疆域。此外，不論是民族國家或公民，都遭逢結構的瓦解及重組，在細分裂解之際，出現組合的情況。薩森的全球化城市，擺脫國家的羈絆進行跨國連結，公民權隨著國家主權遭到侵蝕而式微，凌駕其上的卻是不屬於人的經濟公民。阿帕杜萊的離散公共領域，一方面跳脫地區或國家的範疇，卻又在撕裂地區或國家的掌控時，從電子媒體的報導與遷徙國外的閱聽者中，根據觀看電子媒體的集體經驗而產生的共同感覺，創造跨越國界且容易變換組合的群體。哈維後現代情境下的個人，在孤立中獨嚐熟悉環境消逝後的茫然，卻無法發揮功能；紀登斯現代性底下的個人，在穩固的傳統及背景瓦解後，也只能在一堆無根的人事物中找尋判斷的邏輯。相較之下，薩森的經濟公民是經濟全球化體系下的要角，阿帕杜萊的群體經由集體想像而實現理念。不論是經濟公民或群體，都不屬於個人，因此也不是個別的本質，倒比較像碎塊經過組合後衍生的情境差異，一種沒有主體的運作機制，或是一種沒有主體的感覺。

在全球化情境下，一切穩固的事物快速瓦解，真正應了馬克思（Karl Marx）所說的，「所有牢固的東西全都化爲雲煙」（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哈維幾可亂真的影像，是擺脫情境的產物，瞬間即逝。阿帕杜萊的斷裂介面，使得移動人口及電子媒體這兩種極不穩定的景觀，在互動下激起無數的碎塊。阿帕杜萊用「碎形」來描述斷裂介面所激起的無數碎塊，他的許多論點雖然精采，卻自承不知道其運作機制的「動力」（dynamic）源自何處（46）。阿帕杜萊賦予移動人口及電子媒體獨特的位置，認爲它們具有「預設」的功能。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相較於系統內的其他領域，也具有優勢

airiti

甚至獨霸地位。薩森的經濟全球化體系，講究這個體系貫穿民族國家及其相關體制的能量，也給予根據其機制重新組合的強勢地位。不論是阿帕杜萊所說的「預設」，或華勒斯坦「從橡實到橡樹，從萌芽到開花結果」的觀點，都預示一種長期發展的趨勢，不是一時迸發的現象。較諸紀登斯從社群與社會的斷裂來解釋全球化，兩者之間顯然存在著鴻溝。不過，某些領域具有強勢地位，是否就表示長期趨勢的到來？紀登斯強調的現代性邏輯，是否也代表一種趨勢？如果從阿帕杜萊也談論「反思」的角度來看（薩森的論點也有「反思」的色彩），體系論與斷裂論不見得那麼南轅北轍。從單子及褶曲的面向重探全球化，可望對上述疑義加以辨析，並從中找尋人文學門再造的基礎。

單子的獨特之處，根據萊布尼茲的論點，是具有再現或察知能力（power of representation or perception）。每個單子都具有再現的能力，能夠映現所有其他的單子，全視的眼睛只要注視一個單子內部，就可以看到裡面映照的整個宇宙，因爲單子之間「相互關聯，互有關係，一切物體都會自我調整以適應每一個體，每一個體也都會自我調整以適應所有其他之物體，結果每一個簡單物質都能表達所有其他一切的關係，因此成爲宇宙永遠的活鏡子。」[12]個體與一切物體相互調整，構成一種和諧狀態（harmony）。不同單子的再現能力並不一樣，最低等的物質沒有知覺，最高種類則爲全知，僅屬於上帝。萊布尼茲把每個單子分爲朦朧再現區與清晰再現區，如砂粒的單子，清晰再現區極爲有限，只有吸引及排斥的作用，而人心靈（soul）的單子則清晰再現區最大。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各種單子，彼此之間的差別只是朦朧再現區（或清晰再現區）的大小而已。每個創造出來的單子，有一個物質元素，也就是朦朧再現區，以及一個非物質元素，也就是清晰再現區。在創造出來的世界裡，一切東西都是部分物質，部分非物質，彼此沒有斷然的區別，只是非物質與物質的程度之別。根據萊布尼茲的構思，物質的每一部份，不僅「可以無限分割」，而且「每一部分可以細分成其他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專屬活動」（n. 65）。進一步推論，「物質的每一部份，都可以想像爲長滿植物的花園，以及魚群充斥的池塘。植物的每一枝幹、動物的每一部位、池

---

[12] 萊布尼茲的《單子論》（*The Monadology*）根據段落編排序號，全書總共分九十段落。文中引用時，不加上頁碼，只列出段落序號。上述引言出現在第 56 段落，以 n. 56 表示。本書收錄在 *Discourse on Metaphysics and the Monadology*。詳細出版資料見「引用書目」。

airiti

塘裡液體的每一滴，也是這樣的一座花園或池塘」（n. 67）。即使是花園裡植物之間的土壤，池塘裡魚與魚之間的水，本身不是植物或魚，但都含有這些東西，祇是我們看不到而已。萊布尼茲構思的單子，能夠有內部活動，但不會被任何外在因素所影響。「單子沒有窗戶供任何東西進出。性質無法離開物質脫身而出……同樣地，物質或性質也無法從外面進入」（n. 7）。此外，每個單子都是獨特的，沒有兩個相同的單子，單子必須具備特性，「否則，甚至不會存在」（n. 8）。

萊布尼茲的《單子論》，在班雅明與德勒茲的著作中，都經過進一步演繹申論，構成各自思想體系的關鍵部分。在《德意志哀劇之起源》（*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裡，班雅明提到碎片是諷喻（allegory），是單子，「每一個單子都含糊地包含其他所有的一切」（47），以及每一個單子「都包含世界的意象（the image of the world）」（48）。這些觀點一望即知是呼應萊布尼茲的單子論。在〈譯者之天職〉（"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裡，單子化爲語言之間的「親屬概念」（the concept of kinship），「語言超越歷史親屬關係，完全在於每一種語言作爲整體一部份所倚賴的表意模式，任何一種語言均無法單獨達到，只有在所有語言的表意模式彼此互補才能實現：純粹語言」（74），互補指的是和諧狀態（harmony）。根據舊約聖經創世紀，純粹語言是上帝創造萬物及亞當爲動物命名所用的語言，本身並沒有意義。在〈論語言本體與人的語言〉（"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裡，語言並非人類所專擅，人及萬物都擁有心理要素，其一切傳遞莫不爲語言，但只有人具備語言要素，相對於動物瘖啞無聲的語言，人有聲的語言是一種進步。把人及萬物都視爲擁有語言能力，但有高下之分，無異萊布尼茲以清晰再現區的大小來區分單子。而試圖把清晰再現區擴大至上帝般全知境界的行動，則出現在〈歷史哲學論文〉（"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裡，史家在凝視歷史碎片時，如老虎在競技場上騰空跳躍，擺脫情境的束縛，「思考突然在充滿張力的輪廓停頓，這個動作給予輪廓震撼，讓它具體化成爲一個單子」（262-63），這時壓抑在同質化趨勢下的個別特質，得以從晦暗不明之中重見天日。

班雅明從萊布尼茲單子論延伸出來的論點，難免予人晦澀難解之感，對照著德勒茲的褶曲概念解讀，比較能收相互發明之功。德勒茲對萊布尼茲單子論的引用，除了褶曲外，最重要的當數《反伊底帕斯》裡的「脫離疆域」

airiti

（deterritorialization）與「重納疆域」（reterritorialization），以及完整個體裂解爲部分個體。在《褶曲：萊布尼茲與巴洛克》裡，裂解的概念有進一步的申論，「物體無限分割造成壓縮，把物質的所有部分送回鄰近地區……形成曲度。無限分割時，物質分裂而成的部分，會在大漩渦裡形成漩渦，在這些裡面可以找到更多、更小的漩渦，在相互碰觸的凹形波浪裡，更多的漩渦在打轉」（5）。萊布尼茲把物質的每一部份想像爲長滿植物的花園及魚群充斥的池塘，植物的每一枝幹、動物的每一部位、池塘的每一滴水，也是這樣的一座花園或池塘，而且可以無限推演。這個論點在這裡顯然獲得回應。爲了針對本節開始時提出的議題進一步探討，我將不再單獨詳述德勒茲如何從萊布尼茲單子論演繹他的褶曲概念，改以議題爲導向，從萊布尼茲、班雅明或德勒茲有關單子及褶曲的論點，找尋論述的基礎。

四

探討人在全球化情境下的處境，斷裂是一個不能迴避的面向。不論是跨越國界從甲文化到乙文化，或如阿帕杜萊所言，國外移動人口觀看電子媒體上來自四面八方的影像，都面臨斷裂的景況。但斷裂的結果又如何呢？全球化帶動的跨國文化流動，迥異於民族國家相對封閉、穩定的文化體系，文化屬性與國家認同不再是自然的養成，毋寧是選擇的結果。但透過反思判斷，又會帶來何種影響？

班雅明植基於純粹語言的翻譯理論，解讀過的人甚多，[13]其強調原文與譯文之間的斷裂，對我們探討的議題可望提供一些啓發。

翻譯處於中介位置，也就是班雅明所說的，「翻譯在於行與行之間」（“Task” 82），既非原文，亦非譯文，所以不受原文或譯文組合符號的方式所規範，得以從固有的架構脫身，在重新組合時獲得全新的動力，打破既有的窠臼。借用人類學家特納（Victor Turner）的名著《從儀式到劇場》（*From Ritual to Theatre*）來說明，中介位置宛如人類學的門檻（liminality）概念。

---

[13] 德曼（Paul de Man）、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布朗秀（Maurice Blanchot）及許多名家都有專文回應班雅明的〈譯者之天職〉。德曼及德希達都從解構的觀點解讀，因此德曼否定原文與譯文之差別，而德希達則從「殘餘」（sur-vival）來看翻譯。

airiti

特納以人類學家簡奈普（Arnold van Gennep）的成年禮（rite of passage）爲例，說明人自熟悉的環境隔離後及再度融入之前所處的門檻階段，由於原有規範符號組合方式的慣性消失或趨於模糊，制式反應得以擱置，較可能「把文化細分成許多單元，再以隨意及遊戲的方式，將它們重組爲任何及各種可能的型態」（28）。在特納的論述中，門檻階段具有活化族群創造力的功能，以免因組合符號的方式流於窠臼而使行爲僵化。但接受原始部落成年禮洗禮的人，在門檻階段結束後，還是回到原先封閉穩定的部落，其情況與全球化情境下因時空空洞化或其他因素而必須仰賴反思判斷，有著明顯的差異。另一種類似反思判斷的模式，出現在後殖民學者巴巴（Homi Bhabha）稱爲「中介」（in-betweenness）的「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巴巴以班雅明翻譯理論的中介特質，建構此一概念，企圖以其創新能力，「去除文化優勢者明顯之神格，並藉此在弱勢者的立場內建立一種情境的獨特性，一種歷史的差異化」（228）。爲了消除殖民霸權對曾遭其殖民地區的優勢地位，他援引後結構主義表意環（chain of signification）的概念，強調符號之替代，故意忽略班雅明有關原文與譯文之間的差異。第三空間的反思模式，是否真能剷除前殖民者對曾遭其殖民者的文化霸權餘緒，還有待觀察，但解構式不斷代換符號的結果，顯然排除「橡實到橡樹」或「預設」之類的長期發展可能，這一點倒反而比較接近哈維的論點。

翻譯的中介位置到底有多大的創新可能呢？阿帕杜萊在談到移動人口與電子媒體互爲背景時，從兩者之間的斷裂及不穩定互動，斷言相互激盪的結果是重疊與碎形。班雅明的翻譯理論，是否對這種可能有足供深思的論述呢？在〈譯者之天職〉裡，班雅明有關切線與圓之接觸，的確爲原文與譯文之關係開啓一條嶄新之路。「正如一條切線輕觸一個圓，且僅觸及一點，憑此接觸，而非這一點，訂下其繼續直線無限延伸的定律。同樣地，譯文輕觸原文，且僅觸及其無限小的意含，隨即根據語言變遷中自由裡保持信實的規律，繼續循自己的路線邁進」（80）。切線輕觸圓周，自然並非指內容的轉移，而是力道的傳遞，更具體地說，是原文對於譯文之語言效應。班雅明認爲譯者之職責，就是「找尋對所要譯成之語言的效應，而這個效應必須能在譯文中產生原文的迴響」（76）。譯者所要找尋的效應，就是切線碰觸圓周的點。由單子演繹出來的語言「親屬概念」，強調語言間表意模式的互補，「黏合瓦罐碎片時，連最細微之處都必須能夠相配，雖然彼此不需要相像。

airiti

同樣地，譯文不求與原文意義酷似，但必須充滿愛意且細膩地融合原文之表意模式，讓原文和譯文能被識出是一種較大語言的碎片，正如碎片是瓦罐的一部份」（78）。換句話說，碰觸點的尋覓，事關萊布尼茲所說的「和諧狀態」，亦即「個體與一切物體相互調整」的狀態。和諧狀態宛如音樂的和聲，「把極端不同的節奏與拍子整合起來」（Conley xii）。德勒茲借用巴洛克奠定總體藝術或藝術統一性的方式，說明「新和諧狀態」如何展現在同一種藝術內的延伸（extension，意爲同一位置繼續重複），「甚至展延到另一種藝術，再繼續伸展」（*Fold* 123），從收斂級數（convergent series）的擴展，延伸到發散級數（divergent series）。德勒茲有關和諧狀態的說法，帶出可能並存的人事物不僅屬於「同一世界」（composibles），也可能分屬「不同世界」（incomposibles）[14]的概念，除了對班雅明認定翻譯係追求「不可解、神秘、詩意」（"Task" 70）等人力不可能達到之部分（humanly impossible）提供註腳外，也把翻譯開啓的組合可能推到無限。根據德勒茲，世界由無限的收斂級數構成，每一個收斂級數都以「獨特點」（unique point 或 singularity）爲中心，彼此均能延伸到對方，每個單子都表達同一世界的全部，但只能清晰地表達其中一部份，結果是新增級數在「獨特點」附近分歧時，另一個世界出現了（*Fold* 60）。

用褶曲來解讀切線輕觸圓周，這時碰觸由強調效應的"force"變成"power"（冪方），因爲物質無限分割而形成的褶曲，其曲度變動的條件是冪方，「一如無理數是根號運算的結果，而微分係數由量值（magnitude）與冪方的關係導出來」（*Fold* 18）。由於物質能夠無限分割而不散開，萊布尼茲認爲，切線碰觸圓周的點，可以視爲許多不同部分凝結在一起而形成的褶曲，而非一個單獨的點。德勒茲稱切線碰觸圓周的點爲「點褶曲」（point-fold），也就是形成褶曲的點。由於線必然有切割穿過，萊布尼茲在解讀切線輕觸圓周時，不當作一條筆直的切線與一個圓在某一獨特的點相交，而視爲「無限的點與無限的曲線在一個相切曲線（tangent curve）交會」（*Fold* 18）。切點成爲相切曲線，改變碰觸時直線主導曲線的運作模式，「曲線不是被碰觸，而是主

---

[14] "Incomposibles"指的是（一）發散級數，此後分屬兩個可能世界；（二）各自表達不同世界的單子，如「凱撒大帝」與「無罪的亞當」。"Composibles"指（一）構成世界的所有延伸與收斂級數；（二）所有表達同一世界的單子，如「罪人亞當」、「凱撒大帝」與「救世主耶穌」（*Fold* 60）。

airiti

動碰觸；切線不再是直線、單一或主動碰觸，而是曲線，一個無限而被碰觸的系列。因此而出現的一系列曲線，不僅每一個曲線都有固定參數，變數也降爲主動碰觸曲線或相切曲線的『單一變異值』（a single and unique variability）：褶曲」（*Fold* 18-19）。固定參數僅能決定函數的確切形狀，而非其全盤性質，如 f（x）=ax，a 只能決定 f（x）所描述的線之「傾斜度」。單一變異值之於變數，一如 a 與 f（x）之關係。德勒茲用"objectile"取代"object"，就是反應這種概念，表達「常態的變動」而非「法則的不變」，同時說明物體是風格（manneristic），不是展現本質（essentializing）。

由萊布尼茲、班雅明及德勒茲對切線輕觸圓周的解讀，我們可以得到幾點重要啓示。首先，我們看到斷裂開啓的無限可能。班雅明由單子演繹出來的翻譯理論，強調翻譯係追求語言之間的和諧狀態，根據德勒茲對和諧狀態的解釋，不僅同類的收斂級數可以延伸，連不同類的發散級數都可以延伸過去。除了因同類與異類之延伸而串聯起來的綿密網絡外，物質無限分割導致小孔之內出現無止盡延展的更細小孔，都見證斷裂開啓的無限可能。套用德勒茲的話，無論多麼靠近的兩點，都可以畫出曲線來，也就是碎形。單子與褶曲等概念，顯然更能說明全球化情境下文化跨國流動的風貌，阿帕杜萊用碎形與重疊描述移動人口及電子媒體互動下的輪廓，在這些說明中，其運作機制可以更清楚地呈現。其次，無限的碎裂如何組合。斷裂固然可以開啓無限可能，但也夾雜著失序的隱憂，褶曲所強調的分離但不散開，至少在混亂中保留一份秩序。碎片以凝結的方式呈現，更細或更大的部分，在每一階層都保有各自的凝結力，因此物質的組合成分不是點，而是塊或群（masses or aggregates），萊布尼茲及德勒茲把點視爲點褶曲，就基於這個緣故。群塊的聚集有一定的範圍，在凝結的範圍內，以一個「獨特點」爲其環繞中心，這個獨特點就成爲這些群塊的「特性」（singularity），特性不是本質（essence）。與聚合體之情境特質類似的，是德勒茲用"objectile"取代"object"，表達物體在幾何構圖中「僅存在於它的外形變化或面向之調整」（*Fold* 21），是風格而非本質。這些概念有力地說明阿帕杜萊以"cultural"代替"culture"所刻意突顯的「情境差異」，一種「伴隨情境差異的面向」（Appadurai 13）。

在物體的意涵發生劇變之際，主體的概念也需要作相應的調整。阿帕杜萊用「群體」（sodalities）稱呼觀看電子媒體的集體經驗所產生的共同感覺，薩森以經濟公民取代屬於個人的公民身份，不論是經濟公民或群體，都不屬

airiti

於個人。在《褶曲：萊布尼茲與巴洛克》裡，德勒茲把主體從"subject"變成"superject"，突顯往昔以勝利者之姿傲視一切的主體已不復存在。由"superject"所代表的新主體，不僅不是代表絕對真理的上帝，也不是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角度論」揭櫫的隨著個人角度而有不同觀點的主體，而是終能參透變化（variation）之奧秘而接受其「觀點」（point of view）者。德勒茲以凹形線曲度向量爲例，說明主體就是了解函數變化實況而接受其「觀點」者，更確切的說，是一直留在此「觀點」甚或佔據者。「觀點」不完全是點，「毋寧是地方、位置、地點、線形焦點、源自多條線的線」（19），是「顯示實體的條件」（21），是每個領域必須先確定方能證明真實與否。最著名的例子是圓錐曲線，它的「觀點」就是圓錐點，此點隨其剖面傾斜度，投射在平面上的不同形體，可以是圓形、橢圓形、拋物線或雙曲線。謝赫（Michel Serres）認爲，現在中心已不復存在，應該在新的光學模式及幾何構圖式理解中確立「觀點」，這類理解方式，拋棄「觸覺概念、接觸及感覺，偏愛視覺結構（architecture of vision）」（*Fold* 21）。本文開始時，提及詹明信說到，人「對自己及所處時空的看法，最終可能與實際情況完全無關」（"Nostalgia" 256）。觸覺所得的認知，先不談紀登斯等人所提整個情境因素不見了，光是跨國企業及資訊社會帶動的錯綜複雜現象，就絕非其可能因應處理。在新的光學模式及幾何構圖式理解中確立「觀點」，無異是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文〉裡提到的老虎在競技場上騰空跳躍，或班雅明理論體系最常被提到的「救贖」（redemption），都企圖從更高的層級找到「投影」爲歷史或塵世的「焦點」，在混亂中尋找秩序。但在全球化時代，能參透並一直留在「觀點」上的，已非個人，而是阿帕杜萊所說的「群體」或薩森的經濟公民。

進一步申論，華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與紀登斯的現代性之爭，頗有視覺結構與觸覺概念互別苗頭之態勢。紀登斯談現代性，建立在社群過渡到社會所呈現的斷裂上，地方的特色在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原來賴以形塑文化認同的地方傳統及價值體系也快速瓦解，這些都以「觸覺概念、接觸及感覺」爲基礎。從這個角度看，紀登斯對於觸覺感從周邊環境消失顯然有惋惜之情，爲了彌補隨之飄逝的穩定概念與做法，他主張從蜂湧而來的資訊找尋判斷的邏輯，也就是反思判斷，與班雅明及德勒茲欲藉著光學模式及幾何構圖式理解確立「觀點」，以收綱舉目張之效果，有明顯的差異。不過反思判斷牽連

airiti

複雜，稍後再進一步闡釋。華勒斯坦明顯忽略社群與社會之間的劇變，[15]而從世界體系如何影響系統內的國家、階級、科學與文化著手，強調各個領域之間相互關聯，無法自成獨立體系，其著眼點顯然放在大架構的建立，一個可以理出頭緒來的脈絡。這一點與單子及褶曲所突顯的概念，有某些共同處，與薩森的經濟全球化也有相似點。不過世界體系爲何以經濟爲主，而不是如哈維所強調的先進科技，或阿帕杜萊的移動人口及電子媒體？不同領域之間難道沒有起伏消長，以致經濟永遠稱雄？此外，在建立綱舉目張的體系時，華勒斯坦顯然缺乏單子所呈現的世界係由無數收斂級數與發散級數所構成的概念，以致無法像幾何構圖般將一個「觀點」投射爲許多不同圖形，也就是說未能考慮到同一範疇內的各種不同可能。

阿帕杜萊的離散公共領域，突顯移動人口及電子媒體等相關景觀在全球化體系之主導地位，企圖從一些景觀的相對優勢導出「預設」（pre-given）之可能性，也就是對其他景觀具有先導及塑造等決定作用之功能，藉此在複雜、碎形及重疊的無數形體中，建構「一個單純、穩定的系統」（46）。這些論點顯示其不僅希望藉著「觀點」來透視全球化的眾多可能面向，已經顯示的實體或尚未實現的「虛擬」（virtuality）可能，也了解複雜多變的世界需要一個如幾何構圖般的系統，方能在似乎雜亂無章的碎片中找到秩序。以單子解讀未曾在著作中直接提到此術語的阿帕杜萊，不僅因爲本文早先陸續提到的一些概念，如斷裂、預設、碎形、重疊、文化面向（文化作爲形容詞而非名詞）及群體等在他著作中出現的用詞，阿帕杜萊討論問題的方式也充滿單子的味道。他提到離散人員觀看電子媒體，兩者之間的互動是「同與異無限差異的競爭」（43），結果是「當前世界的文化輪廓基本上是碎形，沒有歐幾里德式界限、結構或秩序」，而且「也是重疊，只能用純數學（如集合論）和生物（多重分類法）來討論」（46）。在這些論點裡，單子的身影躍然活現。

---

[15] 華勒斯坦有一篇文章，"Societal Development, or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System?"，挑戰社群與社會之分野。在文章中，他還堅稱國家是在世界體系整體內發展，無法獨自發展。文章收錄在 *The Essential Wallerstein* 112-28。

airiti

五

在〈說書人：雷斯柯夫作品讀後感〉（"The Storyteller: Reflections on the Works of Nikolai Leskov"）裡，班雅明提到西方說書傳統到了中世紀達到顛峰，這時駐店的工匠師傅與剛出師的雲遊工匠，同在一房間工作，前者細數自遠古流傳下來的工技，後者則暢談在他鄉異地的見聞。在工作中交換經驗時，工匠除了在時間與空間的軸線上互相補充外，手、眼及心也保持協調，在互動中達到和諧狀態。「可以繼續追問的是，說書人與他的材料——人生——的關係，本身不就是工匠的關係，他的主要任務不就是把自己和別人經驗這份素材，以紮實、有用且獨特的方式加工製造」（108）。「有用」是關鍵字眼。說書具有「素樸凝斂」（chaste compactness）（91）的特質，「酷似金字塔房間裡密閉幾世紀的穀粒，直至今日仍保留萌芽能力」（90），完美的說書顯示層層細薄透明且緩慢疊加的特質，「可以從一遍遍不同的重新口述顯露出來」（93）。說書掌握到處理人生經驗的「觀點」，得以像白光顯現光譜中七種顏色一樣，容許可能範圍內不同的呈現風貌。中世紀工匠階級（artisan class）的崛起，其工作模式所呈的和諧互補狀態，賦予工匠體察「效應」所在之能力，其情況有如譯者從語言親屬關係中找到原文對於譯文之語言效應。說書人處理人生素材的方式，之所以有用，顯然因爲契合當時生產情境的運作邏輯。

美國小說家塔克托洛（E. L. Doctorow），從文學應具社會功能的角度解讀說書人一文，強調文學應「與棍棒或削尖的骨頭具備同樣的實用價值，把現在與過去，見得到的與看不見的熔爲一爐，協助創造可延續群體生命的環境」（18）。換言之，文學應該有用，而且應該觸及社會權力運作的脈動。塔克托洛也指斥大批後現代實驗小說遠離社會實況，徒然流於乩童般喃喃自語，毫無實際功能可言。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在思考人文學門如何才能再度納入主流脈動時，顯然不能把目光一味放在變亂中人淪落爲分裂主體的無奈，如哈維後現代情境下蒼茫獨立的個人，否則可能陷入實驗文學、前衛電影或其他藝術流於無用的困境，毋寧應該從渾沌中如何找到秩序著手，方能爲人文學門找到關鍵角色。如從說書人一文找尋啓示，不難發現在工匠師傅與雲遊工匠的互動中，其實是在穩定中注入新觀點，人文學門的任務應該是

airiti

辨識甚或啓動這種變動的可能。在中世紀這種步調緩慢的環境，近乎「呆滯」（ennui）的生活方式，雲遊工匠談論遠方的見聞，具有活化創造力的功能，其與工匠師傅所代表的傳承，兩者之間的搭配程度，有如心、眼、手之完美配合。但在全球化情境下，正如最近一期《時代》（*TIME*）雜誌所說的，"... the fundamental, defining questions of any life have been spun around and sometimes exploded in the modern, mongrel world"（"Journey" 28），單純完美的搭配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大規模移民所造成的不同價值體系與生活方式交融混雜，是電子媒體立即傳輸大批遠方影像所引發的斷裂現象或脫離情境機制。不過在失根、混雜、快速變動、斷裂之中，在「脫離疆域」的渾沌中，還可以找到「重納疆域」的秩序。人文學門可以扮演的角色，除了從「文化面向」，也就是德勒茲所說的"objectile"，探討「情境差異」展現的風格特質，也就是參數對曲線傾斜度之影響，也可以從辨識「觀點」之所在，以觀察同一範疇內各種已實現或仍處虛擬狀態的可能性，對於啓動變化的機制，如阿帕杜萊的「想像活動」，當然也可以作爲著力點。

人文學門再造必須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其賴以成立的人已失去人文傳統裡獨領風騷的能耐。正如本文剛開始時所說的，放在跨國公司及資訊電腦網路等情境下，人文傳統裡的人正迅速解體，人綜攬全局的能力顯然不再，以人類感官爲知識源頭或美學基礎的觀點也失去效度。套用德勒茲所說的主體（superject），也就是參透、停留、甚或佔據此「觀點」者，已不再是人，而是超越個人的單元，如阿帕杜萊的「群體」、薩森的經濟公民或其他組織。對照說書人一文的論點，當今人文學門的困境，顯然因爲無力作相應的調整，以致其論述與當代歷史動力所在之領域無法契合。人文傳統裡的人面臨的另一項挑戰，是人與非人之間的分野日趨模糊。雷希（Scott Lash）從全球資訊文化帶動的「無差異」（indifference）現象，談到「科技、死亡與慾望在電磁場都變成訊號、位元與資訊單元，連同其他人與非人的資訊單元、慾望單元、微生物、基因資訊及其他單元，都落入不停轉動的無差異漩渦中」（11），思考（think）不再是人的專利，物、動物與「無意識」（the unconscious）都能思考。在〈論語言本體與人的語言〉裡，班雅明提到語言並非人類所專擅，人及萬物都擁有心理要素，其一切傳遞莫不爲語言。德勒茲在《褶曲：萊布尼茲與巴洛克》裡指出，有機體與無機物之間的區別，只是力道運作之不同而已。萊布尼茲在《單子論》裡談到，每個單子都具有再現的能力，能夠映

airiti

現所有其他的單子。在萊布尼茲、班雅明及德勒茲的論述裡，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雷希所說的非人與後人類時代裡人獨特性之消失。

雷希在論述無差異現象時，面對一切可靠參考依據的消失，提出反思判斷以爲因應。雷希的無差異論點，類似紀登斯所提的時空空洞化與擺脫情境機制，兩人也與貝克（Ulrich Beck）合撰《反思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共同提出反思判斷的論點。阿帕杜萊在談到「文化變得較不像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會稱爲體質癖性（habitus）的產物，而較像自覺選擇、辯護與再現的場域」（44），論點裡充滿反思判斷的影子。班雅明也提出「反思」（reflection）的觀念，「思考突然在充滿張力的輪廓停頓，這個動作給予輪廓震撼，讓它具體化成爲一個單子」（"Theses" 262-63）。德勒茲的「主體」（superject）明顯地具有反思的意涵。紀登斯、雷希與貝克等人所提的反思判斷，是否就是班雅明的反思呢？這兩種方法的關係如何？正如本文先前在註解中所提，反思判斷源自康德的《美學判斷》，而康德的美學是以人的印象（sensations or impressions）爲基礎，其變幻莫測與不可靠，正是班雅明反對康德之處。[16]此外，康德稱人感官所無法觸及或捉摸的領域爲「物自身」（thing-in-itself），屬於人永遠不可知的範疇，因此予以放棄，而班雅明所追求的正是人力不可及之處，選擇以單子作爲理論建構的核心，就是爲了突破人認知能力的限制。根據萊布尼茲，世界透過單子再現。德勒茲在褶曲一書中申論此觀點時說，褶曲所包含的是尚未實現（actualize）的部分，屬於虛擬的範疇。在跨國公司及資訊電腦網路帶來的全球化情境下，原屬人力不可及的部分，紛紛綻放展現，褶曲的虛擬概念，顯然比康德以人的知能爲框架所建構的論點，更符合新情境的需求。以德勒茲的「主體」係指參透、停留、甚或佔據此「觀點」者而言，單憑人放棄固定的原則而從新狀況中找到判斷的依據，恐怕也難以在全球化情境中獲得洞穿全局的識見。

以單子及褶曲來建立研究全球化的理論架構，並從其中思索人文學科再造之道，具有許多獨特的優點。單以所有標準幾乎都不管用而流行的反思判斷而言，相較於單子及褶曲，其理論之捉襟見肘處馬上顯現出來。不過，有關人文學科如何再造方面，單子及褶曲雖然提供許多寶貴見解，但仍需各方專家繼續努力。

---

[16] 欲知班雅明批判康德的詳細論點，請參見"On the Program of the Coming Philosophy"一文。

airiti

引用書目

Appadurai, Arjun. *Modernity at Larg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6.

Beck, Ulrich. *What Is Globalization?* Trans. Patrick Camiller. Oxford, UK: Blackwell, 2000.

Beck, Ulrich,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4.

Benjamin, Walter. "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 *Reflections*.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Demetz.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6. 314-32.

——. "On the Program of the Coming Philosophy."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1. 1913-1926*. Ed. 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 1996. 100-10.

——.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London: NLB, 1977.

——. "The Storyteller: Reflections on the Works of Nikolai Leskov." *Illuminations*.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8. 83-109.

——.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lluminations* 69-82.

——.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lluminations* 253-64.

——.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lluminations* 217-51.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Conley, Tom. "Translator's Foreword: A Plea for Leibniz."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Gilles Deleuz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3. ix-xx.

Deleuze, Gilles.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Trans. Tom Conle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3.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3.

de Man, Paul.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6.

Derrida, Jacques. "Des Tours de Babel." Trans. Joseph F. Graham.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Ed. Joseph F. Graham. Ithaca: Cornell UP, 1985. 165-207.

Doctorow, E. L. "False Document." *E. L. Doctorow: Essays & Conversations*. Ed. Richard Trenner. Princeton, NJ: Ontario Review P, 1983. 16-27.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 1990.

——.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 1993.

——. *Runaway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89.

Jameson, Fredric.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P, 1991. 1-54.

——. "Nostalgia for the Present."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P, 1991. 279-96.

Jay, Paul. "Beyond Discipli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English." *Publication of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16.1 (2001): 32-47.

"The Journey Home." *TIME* 18-25 August 2003, 26-29.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Judgement*. Tra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H. Bernard. New York: Hafner P, 1951.

Lash, Scott. *Another Modernity A Different Rationality*. Oxford: Blackwell, 1999.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Discourse on Metaphysics and the Monadology*. Trans. George R. Montgomery. Buffalo,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2.

Lukacs, Georg.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Trans. Anna Bostock.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73.

Lyotard, Jean-Francois.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4.

Lyotard, Jean-Francois, and Jean-Loup Thebaud. *Just Gaming*. Trans. Wlad Godzich.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5.

Morley, David, and Kevin Robins. *Spaces of Identity: Global Media, Electronic Landscapes,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oster, Mark.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Internet?*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1.

Robertson, Roland.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Rouse, Roger. "Mexican 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Space of Postmodernism." *Diaspora* 1.1 (1991): 8-23.

Sassen, Saskia.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 *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6.

Tillyard, E. M. W. *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

Turner, Victor. *From Ritual to Theatre*. New York: PAJ Publications, 1982.

airiti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9.

——. *The Essential Wallerstei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邱漢平。〈前言：翻譯理論與文學研究〉。《中外文學》29.5（2000）：4-12。

——。〈藝術與人生：談《爵士樂》的社會功能〉。《第四屆英美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主編：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台北：書林出版社，1992。489-515。

——。〈凝視與可譯性：班雅明翻譯理論研究〉。《中外文學》29.5（2000）：13-38。

※本論文於 2002 年 11 月 30 日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院舉辦之全球化與文化研究研討會中發表，是國科會研究計劃「後現代情境與人文學科的再造 III-II」之研究成果，計畫編號 NSC90-2411-H-003-025，在此感謝國科會補助研究經費。本論文部份數學術語曾經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郭忠勝訂正過，也請教過對數學相當有研究的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講師黃運驊，不過他們並未看過原稿，因此所有錯誤仍由作者本人負責。最後要謝謝前後任助理徐豪谷、鄭寧寧協助收集、影印資料。

邱漢平，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